



時常在報刊上看到

我所看到的「樓蓮精舍」

詹泰一

或法師的談話中聽過「桃園樂生療養院」。樂生院是專門醫治瘋病的。我們都知道：瘋病是一種很麻煩而可怕的傳染病，人人聽了都會感到是一件討厭的事情。但是瘋病患者到底是如何模樣，我倒還沒有看過，雖然我們不難想到；他們是一群最不幸和最可憐的同胞。

二月十五日中午，欣逢李公炳南老居士，朱斐居士和許炎墩居士一行往基隆佛教蓮社，歸途順便前往樓蓮精舍說法的機會，炳老和二位居士都很歡喜我一道前往，我趁此機會既可恭聆法音又可順便參觀久所懷念的「樓蓮精舍」，所以喜出望外地便跟隨炳老一行出發了。樂生院在塔寮坑。處於臺北縣新莊和桃園縣交界的邊緣。從臺北大橋出發約二十分鐘的汽車行程。在遠遠的縱貫公路上，我們可以看到樂生院一幢幢灰白色的院舍佔據了一片橫斜的小山。院門橫掛着「省立樂生醫院」。車子一直驅上內門，好像有進入另外一種境界的感覺。許多人看到我們，就興高采烈地大聲喊着：「佛教來了，佛教來了。」許多人含笑對我們合十問訊。也有人從窗門中偷偷地伸出頭來。用充滿着奇怪的眼睛看着我們。從遠近的院民中，我開始注意他們。有的從外觀上看來和常人絲

毫沒有兩樣，從他們的面部所能尋找得到的唯有勉強的苦笑。有一個三十餘歲的婦人，滿面生着癩泡，頭髮脫落了大半。八九歲的小童，仗着一根木拐挨着他只剩下的一隻右腳，一步一步慢慢地堆上石階。還有年近古稀的老公公，穿着黑色的布衣，嘴唇歪向左邊，鼻子凹入內部，嘴部的肉幾乎掩蔽了雙眼，兩手扁平，十個血紅色的手指又短又圓，身上發出一種特殊的氣味：。我用關切的心情注視着他們，啊！他們就是可憐的瘋病患者。

「樓蓮精舍」是一幢廣大、堅固、堂皇、而又莊嚴的佛堂。周圍有種種許多花木的庭園，地上鋪着四通八達的水泥小道，環境的優美和精舍的宏固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；精舍內面木魚引磬，卜卜有序，門口高貼「佛七道場」四個大字原來他們正在打佛七，聘請一位威儀莊嚴的上轎下雲法師駐在這裏為他們主七。舍內堂上紅燭熊熊，香煙裊繞，正中供奉着金光閃閃的立形彌陀世尊，左右兩旁是觀音和勢至菩薩，臺下女眾在右，男眾在左，都一色穿着海青，約有二百餘位難友分立兩首，為炳老和我們問訊作禮。四面雪白的牆壁，巨大明亮的玻璃窗和清淨無塵的地上，空氣非常靜穆。除了我們的腳步聲以外，巨大的精舍簡直像是無人的狀態，使我連呼吸都不敢用力，我們的頂禮佛陀和法師後，炳老接受代表的請求，幾句嚶啞便開始講：「念佛的要領和佛七的意義」。

十七日，是第三天了。炳老說法按照預定，到今天暫告段落。我們和幾位難友特地作了一次座談；難得三天的聚會又不得不暫告離別了。此時彼此心情都感到異常沈重。有幾位難友眼睛漸漸紅潤；有的轉過他的面孔，偷偷地抽出手帕拭着他的面孔，有的索性低俯着頭泣不成聲，處於這種場面真是千言萬語無從形容，令我禁不住熱淚奪眶而出。說來這也是難免的事；一羣身患這種疾病的人，有的進院四年，有的七年，九年，十三年，有的甚至記不清……終身監禁似地生活在一定的界限內，隔着廣大的世界，他們站在高高的地方，遠眺着一輛輛的汽車疾駛而過，偶而看到只有一點點的行人在路上慢慢移動。漫長的歲月，枯澀而冷淡的生活，雖然有宗教給他們做精神上的依賴，但是此情此景，想到家中的慈父，愛妻和可愛的寶寶。回顧自身，難免自慚形穢。好容易有他們久仰的人物和同情他們的朋友短暫的聚會，又將離去，怎麼不叫他們心痛如絞呢？

「法師！李老師！諸位居士！我很慚愧和不安，我現在不顧自己這樣難看的身體，也站起來說話了。因為這是我蘊藏在心內很久的話，我希望有這麼一天能夠說出來的話。我不知道如何來向諸位表示感激，社會，朋友遠離我們。甚至家庭也拋棄我們，但是諸位竟在這樣大雨中來看我們。安慰我們，我……」嗚咽良久，終於有一位四十餘歲

，麻着一隻耳朵和沒有鼻孔的婦人起來說話了。她說到這裏，沙啞的聲音竟激動得不能繼續下去。：我們不致有絲毫的怨和哀怨，這是我們前生自己所造的罪業報應。我們現在唯有信賴佛，依靠佛和加緊念佛……希望……消除我們的業障……日日虔誠禮拜……祈願佛的慈悲……引導我們走上……光明的路，但是……」

目睹他們精進誠懇的精神和病苦孤寂的境遇，炳老當仁不讓，雖然法師再三謙辭，終於法師和老居士慷慨允諾兼任精舍的導師。這時，從他們臉上才浮出歡喜和驕傲的表情。

不知不覺中，時針已指着中午的十二時了。時間再也不允許有所逗留，何日重聚呢？我們懷着千萬斤重的心情一步一步走出這裏。意外地，精舍外面不知什麼時候，鴉雀無聲地，撐着雨傘，穿着雨衣且雙手掩着頭部，佇立着數百難友，無聲無響地排在那邊，看到我們出來了就用簡單的樂器，斷斷續續地發出送別的聲音，他們零亂的隊伍依依不捨地緊跟在我們後面。雨點愈來愈大，從內門送到外門，終於他們不得不停止在這裏，送君千里終須一別。淚水和雨水融成一片。互道珍重頻頻揮手。我們就這樣離開了樓蓮精舍和數百難友。回顧院門，樂隊依舊奏着離別的曲子，白茫茫的一堆，那邊仍站着許多人羣。

路上，許居士說：四年前，樂生院數十位佛教的難友發心建立一間佛堂。但是他們自己沒有金錢，沒有力量，只憑着數十顆堅強不易的信心，動工之初，自己用殘廢的

剃刀邊緣

唐育玉

多少恨，昨夜夢魂中，還似舊時遊上苑，車如流水馬如龍，花月正春風！

南唐李後主望江南

作者識

簾外是連綿不斷的細雨，屋簷的雨水，的的滴滴顯得很有節奏地，從早晨滴到黃昏，又從晚上滴到天明。

三峽，雨季中。

這座山城，自正月到現在，太陽就像是古時的名媛閨秀似的，從沒有露過面。

天空，永遠是陰沉沉地陪襯着徹骨的寒氣和絲絲的冷雨，眼界盡頭，除了若隱若現的山巒外，只是白茫茫一片。

我愛雨天的陰沉，它能使我捕捉到更多的靈感。我常漫步在細雨籠罩中，覓尋那失落的詩句。我愛作詩，雖然我作的詩只有自己讚賞。

今日，趁着春雨如絲的詩境，我又一度的徘徊在雨中。「是誰在雨中尋趣？難道也是覓尋詩句嗎？」突然間，我發現溪畔的杜鵑花叢裡，停立着一個少女，我不願使這畫面，有絲毫殘缺，我站在較遠的地方去欣賞這天然的傑作，「陋室空堂，當年笏滿床，衰草枯楊，曾為歌舞場，蛛絲兒結滿雕梁，綠紗今又在蓬窗上，說甚麼脂正濃，粉正香。如何兩鬢又成霜，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——」隨着冷風送來了失落的詩句，我感到茫茫然不知所去。

「萬法無常，五蘊皆空，還是

什麼無常啦！出家啦！「尼姑」的雅號，早已被好事的同學晉封他了

「育玉，快去勸勸他吧！出家不如在家好！」媽也頗傷感地催促我去夢谿家裡。其實這是多餘的，夢谿是個倔強的孩子，主意既定，挽回的機會就太少了。唉！爲了同學，我只有去一趟，成敗在天！

離開了家門，望着前面的十字路口，無情的細雨，打濕了我的頭髮，我徬徨了老半天，不知向那條路走！

「唐育玉！」正當我茫然然不知所去的時候，我像發覺救星似的找尋剛才的聲音，只見田老師和紋玉從車站走來！「你知道夢谿住在哪裡嗎？」田老師很慌忙地問道。

「八張里！」我不再等待他的回答，便帶他們往我們的目標前進。一路上三人都沉默得一句話也沒有說，只聽見沙沙沙的脚步聲。

「就在前面了！」只見一座新起的平房，後面依靠着一座草山，屋右有一條潺潺的流水，前院種滿了杜鵑和玫瑰，花兒大概受雨水長期打擊，一朵朵都像懷了嚴重的心病，屋的四週都是叢叢的修竹環繞着。

「夢谿，快開門！」還沒有行到門口，我便高叫着。

「田老師，紋玉！」夢谿站在門口，很驚奇的說。

「夢谿，我們今天是專程來看你的。」田老師帶着關懷的口吻說，我們在夢谿的招待下入了屋坐。

「田老師，什麼事呀！」夢谿

手腳搬運石塊，發掘泥土……後經捐助，單單一呼，各處大德紛紛襄助，單單一呼，各處大德紛紛

多因緣的和合，就這樣建起了樂生院數百難友精神寄托和勤修之家的「棲蓮精舍」。過去，耶教亦曾在樂生院裏建立一座禮拜堂。但見精舍踞立衝要之處，所以透過院方，想以相當金額要求精舍拆遷他處。

但我難友誓死不允，他們才慢慢放棄此念，惟其教每於施捨物質時，引誘入教。所以難友們難免時常受到許多無謂的委曲。可是這樣並不能動搖他們的信心，唯有使他們的更趨鞏固，更加堅強。我由衷地敬佩難友們偉大的精神。

在迴龍寺午飯的時候，樂生醫院的賴醫生告訴我：「瘋病如非長期生活上的接觸並不容易傳染；近代醫學進步，治愈率已經大爲提高，實際上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可怕。許多經過院方證明全癒的患者，事實上再也沒有危險的可能。他們獲得了解救，滿可以重新開始他們的人生，歡天喜地離開了醫院。但是不久，他們又懷喪地回來了。因爲他們回家以後，父母懷疑着他們，朋友逃避他們，太太用手帕掩着鼻孔遠離他們，孩子們看到影子更是逃得無影無踪，甚至有人用仇視的眼光對待他們。如想尋找工作，那更比登天還難。所以他們最後唯有回家了，回到這個「大家庭」來。在人道上，他們是無辜的。他們也有受過相當的教育，也有幹過相當的事業，他們也有過快樂的日子。他們的「一顆心和我們完全沒有二樣，他們受到嚴重的歧視是不合理！難道他們自己情願生病嗎？」

各位仁慈的大德居士們：請您們伸出寶貴的援助之手，給可憐的難友們大量灌輸同情和安慰吧！阿彌陀佛！